

去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大学生为救溺水儿童壮烈牺牲,打捞公司打捞尸体却还在谈价钱,一张“挟尸要价”的新闻照片因此流传。今年的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颁奖盛典上,《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了本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长江大学宣传部长李玉泉称《挟尸要价》照片与事实不符,涉嫌造假,不应获奖。关于事情的各种说法在网上不断流传,真相仿佛成了“罗生门”。最终昨晚“金镜头”组委会表示,不再对此细节深究,按现有事实决断。

快报记者 张润芝

网络“爆料帖”不断 《挟尸要价》成罗生门 “金镜头”组委会维持原有事实认定

传言一：李玉泉曾是打捞公司董事长

8月21日,在知名社区凯迪社区出现了这样一条李玉泉的个人信息:“李玉泉,男,长江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荆州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曾任博盈投资公司独立董事,荆州八凌打捞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中“荆州八凌打捞有限公司董事长”一项格外引人注目。在去年10月的“挟尸要价”新闻中,被指拉着救人大学生尸体还在要价的打捞队伍,即属于“荆州八凌打捞有限公司”。

记者昨日在百度百科中找到的李玉泉个人简介里并没有这一条,关于他的身份介绍只有以下几项:“长江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荆州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曾任博盈投资公司独立董事。”这个资料中的“博盈投资公司”在新浪财经中的介绍为:“ST博盈(深圳:000760)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湖北车桥厂改组成立的。”和打捞公司并没有关系。

2009年11月7日发布在荆州市人民政府网站上的《2009年关于对“10·24”大学生救人事件中“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调查情况的通报》中,荆州市八凌打捞服务有限公司的主要成员包括夏兵、谢在斌、陈

波、陈新四人,也并未出现李玉泉的名字。记者试图联系到李玉泉本人,但截至记者发稿,李玉泉手机仍然无法接通。长江大学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李玉泉不可能是八凌打捞公司的董事长,网友完全是瞎猜。

摄影师张轶说法:实事求是地说,长江大学和打捞公司是没有其他关系的,至于涉及到某个人,我不知道。

传言二：打捞公司有钓鱼嫌疑

更让网友毛骨悚然的是“钓鱼说”。天涯杂谈网友“蓝色洛城”8月21日发表帖子“挟尸要价小儿科,真相让人更毛骨悚然”,帖子里说,长江的少年都是“浪里白条”,而“渔船停留在离落水者不足5米的地方,甚至连救生圈都未给”,据此提出猜想,“两个落水少年是和渔船老板串通好了,是民间钓鱼捞尸陷阱!他们故意落水,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赚钱”,并将此事同“上海钓鱼执法”相比较。这种猜想的最重要根据是“被救少年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摄影师张轶说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落水的少年事发第二天就找到了,具体的要保护当事人,不方便透露。而且事发位置的确很容易产生落水事件,水下面都是

沙子,很软,会陷进去。不熟悉环境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落水。在那边落水的人大多是外地人。

传言三：打捞公司有某种官方认可

网友“胡言乱语”则在自己的博客上,以长江大学学生的身份陈述了自己所知道的事件相关方面的利益关系。他说,长江大学前身是湖北农学院、江汉石油学院和荆州师范学院三所大学,合并方案最终能达成,当地政府对事件的一个政绩工程,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陈波(八凌打捞公司业务负责人)之所以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要价,其实也带有某种官方认可的性质。陈波和他的船以及船上的雇佣者就靠在长江边打捞为生,而相比之下,捞尸体是最赚钱的。这个丑闻传出来,老百姓除了指责陈波等人的行为以外,同时也对当地水务部门默许陈波等人打捞收费承包的行为提出了质疑。”按照该网友的观点,既然长江大学和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八凌打捞公司又有某种官方认可的性质,因此长江大学宣传部长李玉泉才会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

摄影师张轶说法:对于网络上流传的这些“幕后情况”我不清楚,我本人了解的是“挟尸要价”现场的情况,希望网友对于网络传言慎重判断。

“金镜头”组委会：按现有事实决断

昨日下午,“金镜头”组委会开始在人民摄影网上陆续公布《挟尸要价》调查的相关资料,并公布了举证电话和邮箱,网站一度因为访问量过大而瘫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至昨天下午5点,已经收到上百封邮件。昨晚10点,人民摄影“金镜头”组委会调查组关于《挟尸要价》的调查小结终于出炉:

根据以上陆续公布的调查内容及当地政府对事件的定性公告,“挟尸要价”在这个事件中是存在的,并已成事实,所有被访对象均无异议。

无需说明的问题仅存在照片中王守海所作手势的意思及所讲内容,这是摄影记者张轶与部分当事人的争议所在。经调查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现场目击证人及长江大学师生的走访调查,现有三种解释:1、当事人王守海称:手势是向其身后同船的船工做出的,是指挥让船往前靠;2、被访校方师生称:听到王守海在打这个手势时说:往后,闪开!是让岸边的人退后,让船靠岸;3、现场游泳爱好者称:那个手势就是“钱没到位,尸体不能捞上来”。这个说法与张轶的一致。

鉴于此,建议组委会不再对此细节深究,按现有事实决断。

调查人员:尹玉平 梁雨娟 迟明丽

日期:2010年8月23日

南昌市城管执法局被曝设15个副局长

南昌市启动“大部制”改革已有半年之久,近日,一篇名为“一个南昌市城管竟然设15个副局长”的帖子在网络流传,副职官员之多,令人瞠目。

8月23日,记者在南昌市政府信息公开网找到南昌市政府发布的洪府字[2010]5号文件,该文件名为“关于邱胜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显示,南昌市政府任命了一批南昌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委员会、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及市文化新闻出版局的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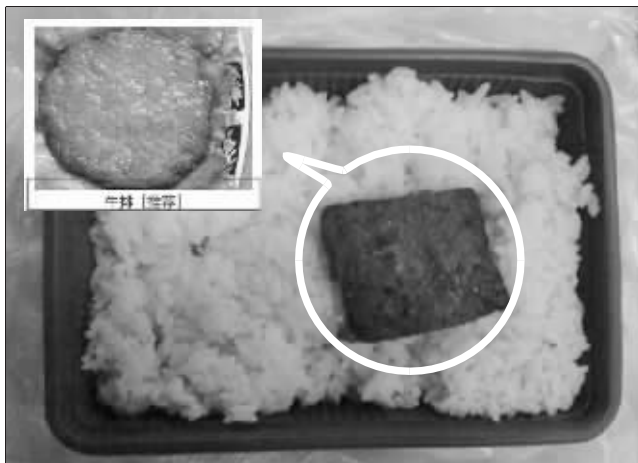
根据通知显示,宋某某同志任南昌市政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殷某某、施某某、张某某、柯某、李某某、刘某某、殷某某、李某某、吴某、王某某、胡某某、詹某某、胡某某、唐某某同志任南昌市政府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主任(副局长)。

南昌市政府信息中心杨姓负责人向记者证实,殷某某、施某某等14人任城管委副主任的同时,还兼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副局长。照此说法,加上宋某某副局长,南昌市政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总数为15人。

南昌市规定,市政府工作部门一般配1至4名副职,少数任务特别繁重的可多配1名。按此要求,南昌市政府城管执法局设15个副局长有超限额之嫌。有网友质疑“不知道是按什么规定设置职位的,这么多人哪有那么多事”,也有网友戏言“只要你进了官场就明白了”,另有网友称“地方‘减副’注定将是一场显规则与潜规则的较量。”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机构正常情况下是一正四副,出现15个副局长,这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据中新网



»有真相

午餐订了一份外卖牛排饭

天气炎热,很多人选择中午吃外卖。昨天中午,猫扑网的一位网友同样如此。他说:“看到订餐网站上有新品,牛排。看上去不错,来一个。”等等等等,香喷喷的牛排饭终于来了。打开饭盒一看,他傻眼了,大呼:“悲剧了,悲剧了,这不是牛排,这不是牛排!”这块东西跟订餐网站诱人的牛排相去甚远,这哪是牛排,这是个豆腐干啊!为此,这位网友还跟送外卖的理论,结果对方义正辞严地告诉他:“牛排,没错!网站上又没说是多大的牛排!”

快报记者 吴杰

»快报微博互动直播

<http://t.sina.com.cn/modernexpress>

男人最想做的事



现代快报:据说这些都是男人最想做的事:把小时候欺负你的人狠揍一遍;在婚礼上讲出一番得体的话;在不限速的公路上跑一会极品飞车;拿到扣篮比赛的冠军;独自背着旅行包环游世界;到拉斯维加斯去肆意挥霍;尝试一次高空跳伞;开超音速飞机……各位男人,你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网友评论

决战方舟:给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堂课!嘿嘿!

写乐保芥: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环游世界。

»网络媒体精要



办公室六个人装了八个摄像头

ID: 蓝蓝520

我是一个普通小白领,毕业到现在我换了几家公司,每家公司我都有想死的冲动。我去的第一家公司属于小型企业,一共有6个职员。让我吃惊的是办公室有8个摄像头,我当时看到这状况立马就傻了。有天我在公司电脑上玩了会斗地主,第二天就被开了。我去的第二家公司几乎每天都加班,一加就是十一二点,还不给加班费。两个月以后,我又找了份工作,老板的毛病就是不懂还爱唠叨,总要我们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最后效果不好,黑锅我们来背。



新买私车成公车 如何才能拒绝蹭车

ID: 寒雪飞

单位离家来回大概50余公里,每天有大客车接送。两个月前我开始上班,于是每天都有蹭车的。住我家附近的一位每天早上趴窗口看我出门就下楼,好像成了他专车。还没下班,就有人电话预订座位。更可恼的是,我作为新手稍有出洋相,车上就一片讥笑。每次在车上我也笑着说担不起责任,为安全希望他们坐单位大客车,却总被讥笑为小气。咱脸薄,大伙给我说说,该咋办?

网友评论

柳影海:天天抱怨油价涨了,工资没涨,特别强调养车花费大,然后以开玩笑的口吻叫蹭车的人给油费,叫穷叫得多了就没人敢来蹭了。

tulip:有班车干吗还自驾?坐车多舒服。对你那些不自觉的同事,你不能撒泼吗?今天接小孩,明天去商场,后天去超市,大后天去看电影……



每次剪完头发 我就有想死的冲动

ID: 春明

每次剪完头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有一种想去死的冲动。找一个懂自己的理发师比中彩票都难,为了我的头发,我立志要挣很多钱,请最好的理发师。

网友评论

Rafael:深有同感!每次都是剪了不如不剪。也不知道那些理发师脑子里想的是啥。剪一个深得人心的发型咋就那么难呢?

木槿:每次剪完就想抽自己,然后同学朋友能笑大半个月。可是除了等头发长起来,我还能怎么办?

快报记者 吴杰 整理